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十三回 為尋姬欣逢豪傑 因失帕遲誤婚姻

素臣聽見鬆庵二字，急問奚奇，奚奇道：「小人弟兄們住在這裡，怎便曉得外事？這班江洋伙友蹤跡，又沒處探聽，也不過是斷爛朝報罷了。這鬆庵和尚，說是在昭慶寺裡當家，靳直家在杭城，他姪兒靳仁，與他結交，聯絡一氣。原來江洋裡的人，都是靳家佈置，因法王勢力甚大，仗著他好結黨羽。故此時賊闖與景王表裡為奸，隆奉和尚，其實各有異志，將來終不兩立。那靳仁是個酒色之徒，知道鬆庵健於採戰，百計去巴結他，要求他方術。鬆庵亦靠他的勢，圖個結交官長的路頭，十分親密。兩人雖則一僧一俗，若是女色上的講究，竟有要做易內通室故事。這裡百空酷好男風，鬆庵卻不好此，他寺裡掘有地窖，藏些婦女，凡是進香的，及租他寺中屋宇的店戶人家，稍有姿首，他便計賺力屈，軟硬要到手了。昨日莊裡人，有在杭州做買賣的，回來報一新聞，倒也可喜。這位劉爺是杭州人，不知此事可真麼？說道，靳家有墳在西湖山上，數年之前，有徽州風水先生，說他葬的是真龍發跡之地。靳仁一發胡為。誰知今年三月初頭，這山上出了蛟，把墳都衝塌了。想來風水所說的真龍，就是此孽？禍不單臨，出蛟的第二日，昭慶就失了火，燒死和尚不少，鬆庵亦在數內。窖裡的婦女，都逃了出來。妙相也是昭慶方丈，他本是法王的貼身行童，那年鬆庵自知結怨地方，壓住不得人，特地到京裡請他下來，坐起方丈，號召各處僧眾，聽他差使。每日鬆庵揀兩個窖裡的供養他。聽說妙相比鬆庵又狠，那供養過的，到了次日出來，都像生病一般，須得調息十日半月，才可輪轉一回。鬆庵用了幾個老在行的女人，在那裡管窖裡的事，兩個禿驢享用不盡。不料連妙相一同火化了。此信傳來，小人們著實快活，趕忙打發嘍囉，到文登縣，看那江洋裡的舉動。只見盜船上，各掛白布旗號，都收泊在附近海島中，有十幾天不到洋面上做買賣了。如今聽說法王，已札寶音、寶華兩寺的和尚，代了妙相。杭州一路，尚無人主管，也是為了靳仁，恐怕自己的人為他心腹，幫他做事。所以說兩賊參商，貌合神離。將來舉事來，禍猶不大。」素臣道：「我不信靳仁這廝，有此靠傍。那鬆庵又是如此聲勢。如今靳仁勢孤，浙江的事，自無過慮。但浙江沿海，門戶正多，靳仁腹心四散，那登、萊、青的，怕另有勾結之法。你們在此，將來登州一帶，自須責著你們身上。然北京門戶，正在天津、遼東各口，須得有妥當著實的人，才可聯絡。弟兄們隨時留心，有那方的豪傑，務要與他結交。遼洋裡各島，著實可慮，鎮兵鎮將，多分是奸人黨羽，一日猝發，全不中用。你們既想取正，這就是替皇家出力的事情了。」奚奇道：「江洋裡人，忽來忽去，怕不通遼洋各島。我們既受恩爺的教，從明日起來，兄弟分投出去，尋些幫手，以備恩爺差遣。」素臣道：「這也不必性急，但須隨時物色便了。只是你們此後，那些斷路的行徑，則索少做些。光天化日之下，那裡容得殺人放火？你們章程雖好，這強盜的名頭，總要擔承。到那玉石不分之際，如何辨得明白呢？」奚奇道：「小人內以山莊為巢穴，每一出去，就要回來，從不至別的村落行事。放火自不消說，若是殺人，卻也殺過幾個狠惡和尚，他在鄰村募化，被弟兄們誘入裡來的。有一日，眾兄弟經過山岡，遇著一不識勢的，手裡執著鐵鞭，掣馬衝來，看人不在眼裡，眾兄弟只得同他狠鬥。不料寇兄弟一不留手，那人的頭就滾下馬來，這是那人說大話惹出來的。後來有人從京裡下來，傳說靳太監遣人到杭州去，在東阿被盜殺死，行文官府，緝捕甚急。虧了無人見證，一兩月後，也就不提。這人名叫陶神保，他兄弟二人，都在靳家做走狗。小人們聽了，約計時日，正是暗合，心下卻快活得狠。此外小人們的本心，原並不要殺人的。」

素臣回頭向大郎道：「何如？我說是你這大話鬧出來的。」大郎羞得要死，緋紅兩頰，做聲不得。日京道：「我好容易得見劉兄，要和他說幾句闊別的話，他並不理睬，我正怪著他。原來有這個緣故，怪道劉兄今日總沒興頭，終席低著頭，一句話也沒說。素兄，你怎還要埋怨他？全虧他這幾句大話，今日得與眾好漢相聚，將來尚有際遇，幫著你剿除叛逆，才知道他這大話的好處哩。」素臣道：「大智若愚，大勇若怯。我不是要埋怨他，正深愛著他，要他藏鋒斂鍔，以成大哭。老弟亦犯此病，以後都要收斂才是。」大郎連連應諾：「承文相公教訓，小人心窩裡都是感激的。小人靠著練得弩熟，一時放肆，以後再不敢亂說大話了。」日京道：「小弟以後，連口也不開罷了。」素臣道：「你們重義輕生，不同草寇，已感我心。如今看這些禁約，更覺心中憐愛。你們相貌魁梧，心地明白，將來大有出頭，斷不可自暴自棄，須要反邪反正，替朝廷出力，博個封妻蔭子，顯親揚名。比如方才被我所殺，替你們細想，非但作刀頭之鬼，不空擔一個污名了麼？」

奚、葉等聽了素臣這番言語，不覺眼中簌簌的垂下淚來。素臣因勸道：「你們不必過悲，只要自己定了主意，不至如那些強盜，不分好歹的，專以殺人劫物，當個正經罷了。」奚奇道：「小人們在此山岡，卻並沒有別的念頭，只收貪官酷吏贓銀，一切過路的客商，載有財物者，抽三分之一，為眾弟兄衣食用度之資。空的時節，把這些刀槍棍棒並火箭習練起來，以望將來作用。只是沒人提拔，怎得跳出火坑，與弟兄們另做出一番大大的事業麼？」素臣道：「你們果有真心，我將來尚有機遇，用得著你們之處，即寫書來提拔你們。此時在山，要把心腸擺好，逐漸的為善，切不可遇事回惑，自誤性命。」奚、葉齊聲道：「若得恩爺肯提拔，只須寫一信來，小人們奉到即行，斷無片刻遲滯！」素臣道：「我的字，你們也難識辨。此係密室之中，這兩位是我骨肉親朋，斷無洩漏。我給你一個暗號，把我的姓，加了素臣臣字，拼成一個（上「文」下「臣」）字，寫在字內便了。」奚奇等俱各大喜。

因漏已四鼓，收拾就寢，奚奇等伏侍素臣睡下，然後進去。吩咐宰殺豬羊，熏蒸雞鴨，候素臣等黎明起身，飽餐一頓，又托出一大盤金珠來，苦要素臣收受。素臣道：「你既存歸正之心，我豈有嫌疑之見？但我們盤費尚有，斷斷不消！」奚奇等知是不肯受他不義之物，只得罷了。出了莊門，車夫已駕車伺候，看那車槓已經收拾完固，日京的騾亦準備好。日京問道：「你們這些好漢，怎騎那等駑馬，一匹也不中用的？」葉豪道：「小人們騎的馬，雖不是名駒，也算是壯健的，怎景爺說是駑馬？」日京指著那騾道：「若不是駑馬，怎見了這些的瘦騾，慌得那樣，沒命的跑法？」宦應龍道：「景爺不要錯看了這騾呢，昨日嘍囉那一個近得他的？直到小人親自去降，才降住了，尚跳蹶不服哩。那兒騾本性咬馬，再遇著無用的，有個不怕的麼？景爺沒聽那吼聲，竟是怪獸，絕不是驢騾聲氣嗎？」素臣把那騾子一看，見有四尺高身材，頭尾八尺多長，昂起頭來，有五六尺上下，膀圓腰細，耳聾蹄輕，渾身青色，沒有一根雜毛。向日京道：「名士愛馬，怎這匹騾子，你還嫌著他瘦？可謂相騾於牝牡驢黃之外者矣！你嫌他瘦，可知他筋骨的利害哩！」日京道：「這騾力量還好，只嫌他口軟。」素臣笑道：「你的力氣，再發起性來，一味蠻勁，只怕虎口也要護疼哩。」說罷，上了車騾。奚奇等送出兩重岡子，都伏在地下，說道：「小人們不敢遠送，恐招耳目。恩爺如有機緣，千萬付信來，提拔小人們。」說罷大哭。素臣在車上拭淚點頭。奚奇等望不見了車騾，快快回去。

素臣上了大道，囑咐車夫休要漏泄。車夫已得了重賞，連連應諾。素臣忽地失聲：「你看奇麼？」日京問故。素臣道：「你為何事進京？我托你璇姐的事，可曾訪著？這兩句話都沒問，不是奇事麼？」日京除下巾幘，把頭上連繫幾個栗暴，道：「我忘死了！我見劉兄沒興，想他緣故不出，倒把正經事撩在腦後了。說起來素兄卻不要怪我，自己也休氣苦，總是做兄弟的不是了。」素臣急問道：「敢又做出什麼事來？快些說與我聽。」大郎失驚道：「莫不我妹子有甚長短？」日京道：「這倒不是。只是我自不小心，負了素兄之托。」素臣焦急道：「有話就說出來，只顧疑影影的，惹得人心裡過不得。」日京道：「素兄托了我，我第二日就起身，你進京，我也沒送。那知到了杭州，在湖邊上住了一個多月，一毫影響也訪不出來。只得回家，弄了盤費，到七月初頭，又去訪問。因湖邊沒有蹤跡，到各山去瞎撞了半個多月，又沒蹤影，後來又到城裡去訪。」大郎道：「到城裡該訪出來了？」素臣發躁道：「不要打斷他了。」日京道：「城裡訪了半個多月，也訪不著，只得又回家來。到了家就生病，直到九月盡，才得起來，又走不動路。到十月中旬，仍到湖邊，找了十多日，遇著一個道士，會起《六王課》，去買了一課。他說：『這課是太常、天後、元武三神用事。可是尋一女人，帶著他手帕之類來的？你說得明，我指引得明。』小弟就把緣由向他直說。他又要帕子看，我不合在身邊取出來，給他看了一看。他說：『往西北方去，只在三四日內，一定尋著。』那知回到寓所，帕子已被他掉換去了。小弟沒了信物，才趕進京來的。」素臣擊足埋怨道：「江湖上偷天換日的極多，你怎這樣不小心，拿帕子與他看則甚？」日京道：「可知是

小弟不是，懊悔到如今了。」素臣道：「也不必懊悔，總是數該如此！你起的這課，天後為陰私之神，又為恩澤，不是明指著璇姬麼？太常為旗帛之類，所以他說是手帕了。至於元武，卻又是陰幽盜竊之神，正主失脫。這數已注定失帕了，懊悔何益？你若不失去這帕子，便不須進京。劉兄臂膊受傷，我獨木難支，便有可慮。這又是因禍得福了。只是我與璇姑，怎就有許多間隔？這道人拐了帕去，必有風波。不知璇姑現作何狀？」日京道：「我被他拐了帕去，在城裡城外，找了二十餘天，連影也不見一個，只得回家，已是十一月盡邊。急急的弄了盤費，趕進京來，不料在此相會。你和劉大哥，是怎麼在一塊子的？如今璇姑現在何處？劉大哥你為何事搬家？搬在那裡？累我尋出魂來，再尋不著呢。」素臣把大郎搬家及進京相遇之事，述了一遍。三個人在路上，都是悶悶不樂，惟有日逐催趨路程。

趨了十餘天，已到揚州，卸了車，渡過江來，素臣、大郎僱船，日京騎騾，傍船而行。到了無錫北門，只聽河內有人喊道：「那青騾之上，不是景相公麼？」日京看時，是水梁公家人。船內俱是家鄉親友，忙跳下騾，船已攏岸。那家人便上岸，牽著騾子，日京下船。何如、古心、成之、首公及梁公，俱接出船來，問何故即回。日京道：「半路上撞著了，還進京去則甚？素兄就在後面船裡。」因把前事述了一遍。大家都過船相見，唯有梁公認得大郎，其餘俱是初會。古心道：「二弟回來得湊巧，我們正在江陰科考，就同船去罷。」素臣道：「母親知道時公死信，叔父謫降，恐有悲感，如今身子可康健麼？」古心道：「母親樂天知命，以為定數如此，不堪介意。知道你得了幾個好友，反是喜歡。如今身子甚是康健。我一面寫書回家，你可放心同去。」梁公等皆為慫恿。素臣一則制科一途，本非所好，二則上秋於場內，夢一神人語之曰：「相公學究天人，識通造化，熊猿龍虎，俱效腹心。臣僕輿台，皆堪將帥。功名與國咸休，德業同天並老，何必作此窮途大生活耶？」自此愈把帖括厭棄，專究心理學經濟之道。因回答道：「功名一事，弟看得甚淡。此地離家甚近，那有不先回家之理？到家後，耽擱兩日，就要到杭州去接璇姑回來，完卻一未了之事。若是命裡該中，到七月內遭才進場，亦可。」古心也就不來相強。大家問些京中之事，單把日京苦苦留住，就分手開船。

第二日，到了吳江，素臣進門拜見水夫人，真如久聞母乳之羊，跪在地下，捧足嗚咽，悲喜非常。當將別後之事，細述一遍。稟知大郎在外。水夫人吩咐文虛，去安頓了。素臣見過嫂姪妻房，親友來看者，酬應了兩日。大郎歸心如箭。素臣不敢率請，田氏正要代稟，水夫人已先開口吩咐道：「你遠出乍歸，本該看拜親知，應酬幾日。但劉大郎在外，未免心焦。日京失去手帕，又恐別生事端。明日初三是黃道吉日，你可同去領回，到家後擇日完姻便了。」素臣踴躍遵命。

初三日一早，僱船連夜趨行，初四日西，已到關口。大郎道：「小人先上去，明日清早來接相公罷。」素臣應諾。大郎上岸，趕到連府門首，就要進去。門上人阻住道：「往那裡去？」大郎道：「我住在大弄裡張老實家。」說罷，又走。卻被那人一把扯住，吆喝道：「什麼張老實、李老實？前日府中失盜，大弄裡相屋的人，都攆出去了。你不見這牆上的告示麼？」大郎猛嚇了一跳，抬頭看那告示，因日已落山，心裡慌急，看不甚清，約摸是為著失盜，驅逐住屋之人，以後並不出賃，不許閒人進府的話頭，不覺目瞪口呆。又陪著小心，問：「張老實搬往何處？」門上道：「他們搬去，是趕逐出門的，知道他搬往何處！若不快去，就要押起來了。」大郎沒奈何，只得走了開去。向牆門外鄰舍根問，也沒一人知道。忙趕出城，城門已鎖，只得尋著一個飯店，因無行李，幸是本地人聲口，費了許多唇舌，方才留宿。一夜千思萬想，何曾合眼！五鼓起來，在城門口守得不耐煩，才出了城。趕到關前，日出不多一會。素臣已在船頭上呆望，大郎告訴一遍。素臣失驚道：「這必有事了。失盜之事，想來亦為璇姑而起。」大郎道：「相公如何見得？」素臣道：「禁城之內，如何便有失事？不是本家設謀，就是奸徒劫搶，大約還是斬賊所為。我和你上岸，尋了寓所，訪尋幾日再處。」因打發船錢，尋了僻靜下處。

素臣在各寺院去閒闖，大郎自從各親戚人家尋訪，訪了三日，全無蹤影。大郎道：「小人的親戚、朋友、近鄰，凡有一些瓜葛的，都訪遍了，總沒一點下落。難道鬼攝了去不成？」素臣道：「此事必由斬仁而起，可曾到新家左近去訪尋？」大郎跌足道：「小人真是昏了。我那舊鄰舍住在斬府間壁，怎麼不去問他？」素臣道：「去是該去，但斬仁正要尋你，須要著實小心。」大郎想轉來道：「哦，正是了，我說怎麼就昏到這般地位。原來第一日就要去訪的，也為這個緣故，沒有敢去。如今也顧不得了。」說罷就走，素臣在後暗尾而行。

出城半里，便是斬宅。只見照牆甬道，門樓閣閣，獸頭吞環，馬柱獅石，各色全備。門外豎著八根朱桿，門內豎著一塊金匾，桿門匾額，俱是「內府大臣」四字，其喧赫之象，無異王侯。素臣遠遠的繞著屋基，走過西半邊，見側邊又是一座牆門，一簇人圍在那裡，看走高腳的女人。牆門內，許多和尚道士，異言異服的人。左道一帶高樓，樓窗上俱掛著湘竹簾兒，好些婦女，在內觀看。轉到後面，見後門關閉，靜悄悄並沒一人。轉過東邊，見有一座小門，一個拔發丫鬟，立在門裡，看著兩個小廝，手裡拿著三五面銅鏡，給那磨鏡的老兒磨洗，生得神如秋水，面似芙蓉，雙眉畫黛，兩目含霜。見素臣來，目不轉睛的細看。素臣見他年小，也仔細看他，兩人都出了神。只聽豁瑯瑯一片聲響，嚇了一跳，卻是小廝把那磨鏡的幾片驚閨葉兒亂拍。素臣回過頭來，見一個妖妖嬈嬈的少年尼姑，站在庵門首，笑嘻嘻的看著他兩個。素臣老大沒趣，洋洋的走了開去。回到寓所，想著：「這女子竟是大貴的相，莫非是斬仁眷屬？看來還是丫鬟裝飾，也屬不妙，與我並不相識，何故注目而視？」好生委決不下。

不一會，大郎回來道：「信是有一個，卻不甚真。那舊鄰舍也不知道，卻拼著一個姓隨的，叫做隨意，他妻子何氏，就是相公救出來的，後來他到小人家來謝，見過一面。他說，去歲十一月初頭，有兩個女人，一個道者，在江口下船，往江西豐城縣去。那道者也會起《六王課》，那女人的年歲，也與小人妻妹相仿。」素臣道：「那隨意怎知道者會起《六王課》？」大郎道：「那隨意因妻子做了什麼惡夢，與一般船上人講起。就是那道者船上的駕長說，停會我們船上客人下來，替你起他一課，便見分曉。隨意問明那客人，是個道士，會諸般法術，《六王課》是極靈驗的。」素臣沉吟道：「璇姑和大嫂，都是有主意的，如何肯與道者同船？莫非道士拿著手帕，只說我在江西，去哄騙他？或有甚邪術，落其套中？如今也休管他真假，我和你分路去尋訪，你竟到乍浦海邊，揀一個庵觀住下，一來可以留心斬家洋面上事，二來璇姑或被盜賊擄入海中，也未可定。我回家稟知老母，徑往豐城，一來訪你妹子，二來去看未公，他帶病上船，我原放心不下，也是一舉兩得的事。」大郎道：「海面上事，小人還略知一二。倘得尋著妹子，竟送到吳江便了。」素臣點點頭，將盤纏取出五六錢，其餘的都與大郎，收拾行李自去。

素臣回家，備細稟知，水夫人甚是不快，說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且趁便往江西去尋一尋看。但盤費無出，未老伯父女，俱該帶些禮物送他。文虛自奚囊落水，常是三好兩歉，只可在家照看門戶，你孤身一人，走這許多路，也不放心，奈何？」素臣道：「孩兒出門，若人多便有牽絆。若是隻身，要行要住，都得自由。未公父女，所重情義，輕巧之物，略略帶些，即可表意。只是許多好友，都去科考，無外出遊，心真遠館，盤費一事，倒是一件難事哩。」水夫人道：「景敬亭現在家中，可去與他打算。」素臣道：「敬亭比孩兒更窮，只恐去也無益。」水夫人笑道：「銀子是要與窮人打算的。若求之錢虜，不啻與羊謀皮了。敬亭為人樸實，最重交情，不是假道學一流人可比。你去與他打算，或有用處。即使沒用，亦不至為失言。若去向親戚中酒肉面孔人告貸，不特萬無一濟，抑亦不智甚矣。即你相與諸人而論，那一個不是輕財重義的？卻都是窮人。惟匡無外頗有家財，這是富人中出類拔萃的，豈可概之常人？」素臣道：「母親之言，真是金玉，孩兒就去便了。」因急去看敬亭，將到門首，只見許多人擁擠觀看，三四個如狼似虎的差人，手拿鐵鏈，把敬亭一個老家人鎖著，牽出門來。不知何事，卻吃一驚，把自己要借盤纏的念頭，早打入贅字第一號去了。正是：

未能風送滕王閣，早已雷轟薦福碑。

總評：

葉豪述斬墳之事，表明素臣初出茅廬第一功也。遠隔十回，使議者猜度萬遍，智力俱竭，始為點破；作者之苦讀者乎？善讀者乃愈得樂耳。彼《水滸》、《金瓶》及諸稗官小說，一出口即解其意，一停墨而即盡其義，讀者見樂不見苦，善讀者則認為殊未得苦中之樂，其樂無窮也。

踏勘新墳一語，亦如禪家謎語，糊塗鶻突，令人杳然不知其所指，至此乃一索貫之。譬諸國手佈局，東下一子，西下一子，了不相涉，卒之兩兩相應，奕奕有神，以成勝局，可謂化工。

大郎因說大話惹禍出丑，是為弩箭所誤，特於大郎口中指明，以為恃技之戒。至於低頭沒興，終席不發一言，則又示人悔過之法，切勿草讀之。

贊騾一段，補完前回破綻，然則前回亦故賣破綻耳。真有破綻，何謂才子之文？

璇姑一事，莫怪日京莽性。生員切己，莫如素臣，何以亦至遺忘緣初遇日京，只喜其從空而降，急呼將伯，此事自不暇記及。日京不答，奔盜而去，恐其有失，拔步向趕。更不能記及他事，至交戰、義釋、留入山莊，則素臣全副精神，為誠心結識除奸撥亂之計，故都不記有璇姑一事矣。「忽地失聲，你看奇麼」，八字為素臣寫生；「除下巾幘，把頭亂鑿」等句，為日京寫生。作者特為此蹴踏，以起花樣，繡出錦心耳。然非實有可忘之理，則花樣雖奇，亦嫌脫母。才子之文，固必理法兼到。

不特繡出錦心，兼寫素臣全副精神為誠心結識除奸撥亂之計，即切己如璇姑，亦且撇去天外也。此又雙管齊下之法。

莽性人偏作悶人語，負友之托，悔艾特甚，非鄙士有囁嚅之態也。不可不辨。

素臣既知靳仁作惡，故尾至其家，前後門周遭細看，並疑慮丫環之貴相，愈知前次之不加訪察為誤信傳聞也。此文字補救之法。